修行道地經卷第四　　樓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禪昌寺常住

勸悅品第二十

承慧得度衆　道成清爲流　其智常飲此
脫以法甘露　飲水而无盡　猶穿漏不斷
願歸智慧種　道德以具足　其以羸弱者
承學意自達　造度之意使　立志法禪思
其佛天中天　行權善方便　現无量智慧
身心自歸首

假使修行發羸弱心心自念言我得善利脫乎八難得閑居自在吾以還遇一切智師而有歸命其法無欲衆僧具成吾已梵行種道而有成者或向道者衆人墮邪我順正道餘人行及吾從等行今吾不久爲法王子天上人間歎戒德得香不匿其功德不惱熱尒乃安隱服解脫味日當飽滿獲攝濟安度於惡路無有恐懼乘于寂觀入八道行到无恐難趣泥洹城以是自歡遵奉勤精於是頌曰

修行設羸弱　常僥遇法利　吾得歸世尊
正法及衆僧　方便歡喜心　以歡羸弱意
常尊思遵奉　是謂爲修行　初學及道成
人雜如叢樹　以離於邪徑　便立在正路

修行誼巖發　常信退法利　吾得歸世尊

正法及衆僧　方便歡喜心　以歡麤弱意

常尊思道奉　是謂為修行　初學及道成

人雜如叢樹　以離於邪徑　便立在正路

戒德以為香　譬如林樹熏　忽然而解脫

得道則普現

而從佛生經法樹　因衆要鈔如採華

正法須臾有懈怠　欲令自免故說是

行空品第二十一

自各名人物　悉知其本号　撓衆生微苦

如蓮花根糸　以審諦觀故　无有吾我想

人常不計身　願礼无著尊　其光照於世

如炬明冥室　厭心之所觀　一切无固要

我歸命彼覺　其心行平等　察諸天及人

普見如空無

設修行者有吾我想而不入空則自剋責吾衰無利用心罣㝵不順空慧樂吾我想憂慼自勉誘心至空或試其志誘之向之因至本無主三界皆空万物無常有是計者諫進其心念不放逸於是頌曰

其不解空有我想　志則動起如樹摇

勸誘厭心向空無　不久當獲至本淨

辟如國王而有非兒其非母終持服在家王欲聞說使人召之王欲相見

非自念言吾有親老這見背棄令王

譬如國王而有俳兒其俳母終捨服
在家王欲聞說使人召之王欲相見
俳自念言吾有親老遠見背棄今王

嚴急若不往者當奪我命或見誅罰
母雖壽終无他基業宜當應之不遠
尊命陽作俳戲得至歡心强自伏意
制於哀感不復念母則自莊嚴和悅
被服便往奉現外陽喇說令王歡喜
退自思念遭於母喪心中悲感如火
燒草嗚呼痛哉何忍當歎遭罰重喪
竊畏國王即制哀心如水澆火遂復
俳戲積忘諸憂戲笑益感令王踊躍
其修行者亦當如是誘進道心使解
空无除吾我想因是習行遂入眞空
於是頌曰
譬如王有俳　身遭重憂哀　陽笑除憂感
心遂歎喜悅　修行亦如是　稍誘心向空
熠燿延慧明　意定不動轉
是故行者當順空教設試其心或中
乱者起吾我想則自思惟譬如有人
合集草木以用作栰欲度廣河其水
急暴漂而壞栰吾誘進心從來積日
勤苦叵可乱志卒起違其專精有吾
我想於是頌曰
譬如合集草木栰　山川江河漂之壞

愛欲之河急如是　意念于寂則何空

我於是頌曰
譬如合集草木栰　山川江河漂之壞
愛欲之河急如是　意念于寂則何空
譬如夏月熱燋草　木不得淋雨時便復
化生五穀豐盛吾思惟空則无吾我
設不思惟便興身想於是頌曰
譬如於彼淋雨時　諸枯草木悉化生
設使修行思惟空　則捐吾我无想念
修行自念吾所以坐欲求滅度實事
叵失設有我者可方求之而自本空
無有吾我欲令分別身之本無我何
所是寧有身乎於是頌曰
其處我想解乃覺　常諦觀之為本无
設使隨俗不自了　若如冥中進于盲
其修行者退自思惟有身戒我衣食
供養有餘與他是為吾我計本悉空
假使有難先自將護然後救他若捨
身已後有餘患則當進護人一切貪
皆由身與无復他計是故知之身為
吾我於是頌曰
諸貪財色皆為身　設有恐難先自護
永不顧人唯慕已　是故俗人為吾我
修行自念當觀身本六事合成何謂
為六一曰地二曰水三曰火四曰風
五曰空六曰神何謂為地地有二事
內地外地於是頌曰

五曰空六曰神何謂爲地地有二事
内地外地於是頌曰
地水火風空　瑰神合爲六　身六外亦六
佛以聖智演
何謂身地身中堅者髮毛爪齒垢濁
骨肉皮革筋連五臟腸脾屎穢不淨
諸所堅者是謂身地於是頌曰
人身積之若干種　髮毛爪齒骨肉皮
及餘體中諸所堅　是則謂爲内身地
彼修行者便自念言吾觀内地是我
身不神爲著之與内合守身合爲異
吾我別乎當觀剃頭下鬚髮時著於
自前一二分髮百反心察何所吾我
設一毛我安置餘者若毛恚是斯亦
悲應爲若干身又除鬚髮從小至長
亦雖計量若持著火燒其髮時身便
當已髮從四生一曰因緣二曰塵勞
三曰愛欲四曰飲食計是非身則无
吾我鬚髮衆緣合我這有一髮墮地
設投於火若捐在廁以足蹈之於身
無患在於頭上亦无所益以是觀之
在頭在地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頭上雖多髮　增減亦無異　設除及與在
亦不以爲憂　諦觀察是已　則无有吾我
是故分別了　各各无有身

頭上雖多髮　增損亦無異　諸陰及與在
亦不以為憂　諦觀察是已　則无有吾我
是故分別了　各各无有身

假使彼髮為吾我者如截葱韮後則
復生以是計之當復有我所以者何
其葱韮者自毀自生一切皆空非吾
無我假使髮與神合者如水乳合
猶尚可別設使髮有吾我者初在
胎中受形識時都无髮毛尒時吾我
為在何許後因緣生以是知之髮無
吾我髮生不生若除若在計无有身
以是觀之草苗及髮一切無有異於
是頌曰
假使髮有吾我　便當可見如捲樵
身多髮草薤斬之　觀體與草等无異
其修行者思惟如是本无有吾今不
見我曉了若斯不懷狐疑如髮無我
一切亦然髮毛爪齒骨肉皮膚悉无
所屬諦觀如是地無吾我我不在地
於是頌曰
身髮種類无吾我　分別體內百千段
於中求之无有身　辟如入水而求火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求內地觀无
吾我當察外地儻有吾我依外地耶

何謂外地與身不連麁強堅固離於
人身謂為土地山巖沙石瓦木之形

何謂外地與身不連處强堅固離於
人身謂為土地山巖沙石瓦木之形
銅鐵鉛錫金銀鍮石珊瑚虎魄車𤦲
馬瑙琉璃水精諸樹草木苗稼穀物
諸所積聚於是頌曰

山巖石瓦地樹木　及餘諸所有形類
其各離身衆殖生　是則名曰外地種

其修行者觀於外地則知內地无有吾
我所以者何內地增減則有苦安尚
無有身何況外地當有體耶設有破
壞斷截燒滅墾掘剝裂不覺苦痛寧
可謂之有吾我乎故外內地皆无所
屬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譬如內地無吾我　何況在外而有者
以觀无我等无異　省之同空而不別

何謂為水水為在我我為在水水有
二事內水外水何謂內水身中諸軟
濕膩肪膏血脉髓腦涕淚涎涶肝膽
小便之屬身中諸濕是謂內水於是
頌曰

肝膽諸血脉　及汗肪之屬　涕淚諸小便
身中諸濕者　散體有柔軟　與神不相連
通流遍身中　是謂為內水

其修行者涕唾在前諦觀視之以木
舉之我著此乎假使依是日日流出

遍流遊身中　是謂爲内水

其修行者涕唾在前諦觀視之以木
擧之我著此乎假使依是日日流出
棄捐滅没打之在水不計是我亦不
獲之假使木擎有吾我者感著器中
以何名之如是觀者諦知無身所以
者何計於形體无有若干以此之比
水種衆多水則无我内外亦尒於是
頌曰
假使我如水　水消我則滅　如身水稍長
我者亦應尒　如棄體中水　不貪計是身
諦觀如是者　則无有吾我
其修行者復更省察已見内外无有
吾我當觀外水爲有我耶我依外乎
何謂外水不在已者根味莖味枝葉
花實之味醍醐麻油酒漿霧露浴池
井泉溝渠澇水江河大海地下諸水
是謂外水於是頌曰
地上諸河名水者　及餘衆藥根莖味
與身各別不相連　是則謂之爲外水
其修行者諦觀外水分別如是而身
中水尚无吾我有所增減令身苦痛
何況外水而有身乎設有取者於己
無損若有與者於身無益以是觀之
此内外水等而无異所以者何俱无
所有於是頌曰

此内外水等而无異所以者何俱无

所有於是頌曰
身中諸水無吾我　設有苦樂及增減
如是外水豈有身　苦樂增減而无患
今當觀察諸火種火有我耶我著火
乎何謂為火火有二事内火外火何
謂内火身中受温諸熱煩滿其存命
識消飲食者身中諸温此為内火於
是頌曰
身中諸煖消飲食　温和存命諸熱者
是則體分及日光　斯謂名之為内火
其修行者當作等觀身中諸温或熱
著頭或在手足脊脅腹背如是觀者
各各有異計人身一不應有我諦視
如是則无所屬是為内火於是頌曰
分別計人身　心察火无我　所處若千種
各各不見我
其修行者便自思惟吾求内火則无
有身當觀外火為有我乎我依火所
何謂外火與身不連謂火及炎温熱
之屬日月星宿所出光明諸天神宮
地岸山巖盤石之火衣服琦金銀
銅鐵珠璣瓔珞及諸五穀樹木藥草
醍醐麻油諸所有熱是謂外火於是

頌曰
日月炎火及星宿　下地諸石光熱者

醍醐麻油諸所有熱是謂外火於是

頌曰

日月炎火及星宿　下地諸石光熱者
及餘一切諸溫煖　是則名曰為外火

其修行者思惟外火所觀如是則知外火不可稱數火有二事有所燒煮火在草木不榮草木所處各異設外火中有吾我者則不別異以故知之外火无身亦不在彼內火外火俱而无異所以者何等歸于空於是頌曰

所以有此火　唯燒熱炊熟　山巖諸石子
所積聚如是　各各所在異　熾燈不一時
外火為若斯　是故知无我

今當觀察諸所風氣為有我耶我在風耶何謂為風風有二事內風外風何謂內風所受氣上下往來橫起脅間脊背腰風通諸百脉骨間之風掣縮其筋力風急暴諸風興作動發則斷人命此謂內風於是頌曰

載身諸風猶機關　其斷人命衆風動
喘息動搖掣縮體　是則名曰為內風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斯內諸風皆因飲食不時節起及餘因緣風不虛發風若干種步步之中各各起滅於彼

求我而不可得以是言之求於內風

風若干種步步之中各各起滅於彼
求我而不可得以是言之求於內風

而无吾我於是頌曰
人身動風及住風　計若干種從緣起
此各殊異非有我　是故內風而无身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今求內風則無
有我當復察外何謂外風不與身連
東西南北暴急乱風漂風冷熱多少
微風興雲之風隨藍動風成敗天地
及持水風是謂外風於是頌曰
四方諸風及寒熱　隨藍之風亦成敗
持雲塵清并漂風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觀風如是則自念言外風
不同或大或小或時中適或時盛熱
持扇自扇若有塵土而拂拭之急疾
漂風則斷擊人隨藍風立在虛空天
地壞時拔須弥山兩兩相搏皆令破
壞舉下令上漂高使墮相棠碎破皆
使如塵計身有一无有大小外風既
多又復大小觀內外風等无差特所
以者何俱無所屬於是頌曰
若使熱扇除汗羨　人身中風及隨藍
虛空衆風亦无我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皆能分別了此四大雖介
未捨不解身空所在作為輙計有身

其修行者皆能分別了此四大雖尒

未捨不解身空所在作為輙計有身
亦言有吾以觀本計內四種及外四
種俱等无異色痛想行識則為猗內
亦无所猗所以者何其心意識而不
在內痛想行識亦不與身四大相連
於是頌曰
當觀察此四種分　其无慧者常懷疑
色痛行識不連內　安當相著外四種
其修行者假使狐疑當觀本原能解
其根則知如審譬如種樹而生果實
非是本子亦不離本一切如是因獲
四大如有五陰則在胞胎成心精神
形如濁酪則在生息內稍稍而成小
兒之身從少小身便至中年是若干
種本從胎起既成就身非初合身亦
不離初始從胎精稍稍成形至于中
年精神所處四大種之變漸漸日長
以觀本無則无有我等无老特四種
法尒精神所處漸漸成軀其无精神
亦轉長大於是頌曰
內猶心生實　如樹從子出　心如樹因果
外種亦如是　其身法亦然　因心念衆想
設外種无意　安能有衆想

譬如外種或有出金後有工師或出

厥外種无意　安能有衆想
辟如外種或有出金後有工師或出
銅鐵或出鈆錫或出銀者或出鍮石
車渠馬瑙琉璃水精珊瑚虎魄碧英
金剛金精衆寶其於外種出如是輩
琦蹟殊異計身內種胎中始生若干
內揣名爲眼相其目中光有所見者
名曰爲精目中黒瞳因于內精得見
外形內外相迎然後爲識識何所與
謂痛想行若如從目生痛想行耳鼻身
口意亦復如是內外諸種等亦无異
從內諸種心痛想行本從內起不由
于外於是頌曰
有護於外種　用出金銀故　內種亦如是
二內揣成眼　從眼相觀色　因色而成識
猶心起衆想　內自在号識
其修行者儻有是疑所謂內種頗有
喻者所謂內中之內或自覺言矇瞋
之人不聞不了其心反耶入於貢高
所見身者則是吾所我爲有體我或
在內觀他人身亦如是也所觀如斯
不能起踰佛解人身四大五陰及諸
衰入因号之身我所他人計此內外
凡俗言耳如俗所言吾欲從之設不
從者儻有諍訟學道之人未曾計形

義入因号之身我所他人計為內外
凡俗言耳如俗所言吾欲從之設不
從者儻有諍訟學道之人未曾計形

於是頌曰
我寧有勝乎　能超內我耶　愚騃亦如是
无慧隨邪見　言語有增減　凡俗所說耳
智慧除是知　分別无特異
其修行者見知了了成清淨慧設使
內種是我所者常得自在當制訶之
進退由人所以知之无我者何不得
自在屬於衰老鬚髮自白揃長齒落
面皺皮緩顏色醜變筋脉爲緩皮損傷
骨風寒熱至相錯不和臟血濁乱計外四大
亦復如是或有搖地山崩谷壞地水火風
或增或損用不自在是故無身由此
知之內外諸種吾無非我於是頌曰
生老病死生　猶尚不自在　外地亦如此
崩搖常增減　內衆事成身　外種亦若干
如實正諦觀　則知無吾我
修行自念我心去何從久遠來四大患
空反謂我所譬如夏熱清淨无雲遊
於曠澤遥見野馬當時地熱如散炭
火既無有水草木皆枯及若沙地日
中炎盛或有賈客失衆伴輩獨在後
行上无傘蓋足下無履體面汗出脣

口燋乾熱炙身體張口吐舌劣極甚

行上无鋒盖足下無履體面汗出脣
口燋乾熱炙身體張口吐舌劣極甚
渇四顧望硯其心迷惑遥見野馬意
為是水謂為不遠似如水波其邊生
樹若干種類鳧鴈鴛鴦皆遊其中我
當至彼自投沉底復出除身垢熱及
諸憂渇疲極得解尒時彼人念是巳
後盡力馳走趣於野馬身劣益渇遂
更困頓氣乏心乱即復思惟我謂水
近走行有里永不知至此為云何本
之所見實是河水吾自惑乎遂復進
前日轉晩暮時向欲涼不見野馬无
有此水心即覺之是熱盛炎之所作
耳吾用渇極遥見野馬反謂是水於
是頌曰

遥見日盛炎　謂是流水波　以渇極困故
意想呼是河　時暮遂向涼　更諦察視之
乃知是野馬　吾惑謂為水

修行自念吾本亦然渇於情欲追之
不息著終如愛還自燋迷為疑想癡
網所盖野馬見惑吾従久遠唐有是
心貪着于我謂是吾所念巳覺了所
觀審諦身所想見斯巳除矣念觀六
分无有吾我觀一毛髮永不見有況
於體中毛孔諸物解身一毛有若干
究竟當講論一切也于於是頌曰

觀審諦身所想身其已除吾念都无
分无有吾我觀一毛鬚永不見有況
於體中毛孔諸物解身一毛有若干
說況當講論一切地于於是頌曰
自觀其身謂有我　愚渴見炎亦如是
知此六分非我所　有是心者諸合德
其修行者當復思惟愚者不明發心
生想是吾斯我彼意所念衆想邪行
初起謂念後起謂行思是然後心中
風動令口發言倚四大身計吾有我
是事皆空无吾无我唯是陰種諸入
之根是故有身因号名人男子丈夫
萌類視息載齒之種志從內動因風
有聲合舌而言譬如大水高山流下
其震動暢逸行者聞之亦如深山之
嚮呼者即應人舌有言本從心起亦
猶如是於是頌曰
依倚諸種想衆法　本從邪思起意念
因長成身有言說　出若干義如山川
其修行者當復自念是四種身无吾
無我轉相增害譬如有人財富無數
而有四怨四怨念言此人大富財寶
不訾田地舍宅器物无量奴婢僕從
無所乏少宗室親友皆亦熾盛吾等
既貧復無力勢我輩不能得報此怨
當以方便屈斯人當以何因緣成其

無所乏少宗室親友皆亦熾盛吾等
既貧復無力勢我輩不能得報此怨
當以方便屈斯人當以何因緣成其
方計常親近之乃可報怨尒時四怨
詐往歸命各自說言我等為君趣走
給使以當奴客所欲作為願見告勅
其人即受悉親信之命在左右四怨
恭肅晩卧早起悚慄叉手諸可重作
皆先為之不避劇難尒時富者見彼
四怨恭敬順從清淨言和卑下其心
意甚愛之謂此四人是吾親親莫踰
我者所在坐席輙歎說之是吾親友
亦如兄弟子孫無異是輩所興有可
作為吾終不違有是教已食飲同器
出入相參於是頌曰

親近无數使　除惕不遜命　卑下如家客
順意令歡喜　怨安能行此　是等為本讎
在世有嬿結　依之如親友

尒時富者親是四怨心未曾疎然後
有緣與斯四人從其本城欲到異縣
自共竊議此人長夜是我重讎今者
在此墮吾手中既在壙野無有人民
此間前後所傷非一也今斯道路離
城玄隔去縣亦遠前後无人邊無候
望亦無放牧取薪草人射獵之者也
今正日中猛狩尚息況人當行今甚

望亦無放牧取薪草人射獵之者也
今正日中猛狩尚息况人當行今甚
可厄於時四怨提富者縛挫之著地
騎胷上各陳本罪一怨言曰某時煞
我父第二人言卿煞我兄第三人言
汝煞我子第四人言汝煞我孫今得
卿便叚叚相解當截其頭解解斬之
自省本心曽所作不皆思惟之今汝
妄命至閻羅獄尒時富者尒乃覺耳
是我怨家反謂親親初来附吾吾愛
信之食飲好樂不爲悋惜視之如子
吾所欲得悉著其前久欲害我我但
不覺耳今捉我頭撲之在地陳吾万
罪截吾耳鼻及手足指剥皮斷舌今
諦知卿是我仇怨於是頌曰
其人相隨反　怨家像善友　口軟心懷毒
如灰覆盛火　現信無所持　剥吾而屠羊
其人心乃覺　是怨非親友
修行如是等觀此義吾本自謂地水
火風四事爲我今諦察之已爲覺知
是爲怨家骨𤨏相連所以者何身水
增減令發寒病有百一苦本從身出
還自危已者若使身火復有動作則
發熱疾百一之患本来從身還復自
危也風種若起則得風病百一之病

還自危已者若侵身火從不動作身
發熱疾百一之患本来從身還復自
危也風種若起則得風病百一之病
也地若動者衆病皆與是為四百四
病俱起也是四大身皆是怨讎恚非
我許誠可患猒明者捐棄未曾貪樂
於是頌曰
火大在於木　相緊還自然　四種亦如是
不和危其身　明人常諦觀　省察其本无
是內四大空　此怨何為樂
其修行者自思惟念吾觀四種實非
我所當觀空種為何等類空者有身
身為有空何謂空種空有二事內空
外空何謂內空身中諸空眼耳鼻口
身心胷腹腸胃孔竅臭穢之屬骨中
諸空衆脉潤動是輩名為內空也於
是頌曰
如蓮華諸孔　體空亦如斯　骨內皮動潤
身內空无異
其修行者當作斯觀身中諸孔皆名
曰空不從此空而起想念不與空合
所以者何意從心起意意相續本從
對生其意法者當自對觀心觀他人心
心无亦空无所依倚以三達智察去
来今皆無所有若干方便省於內空
永不見身是故內空而無吾我於是
頌曰

来今皆無所有若于方便省於內空
永不見身是故內空而無吾我於是
頌曰
觀於內種何所在　永不得我如毛塵
是故身空心意識　譬如冥影但有名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已見內空悉无
所有當復觀外為何等類為有我于
我依之所何謂外空不與身連無像
色者而不可見亦弗可獲无有身形
不可牽制不為四種之所覆蓋因是
虛空分別四大而依徃反出入進退
上下行来屈申舉動下深上高風得
周旋火起山崩日月星宿周匝圍遶
得因而行是故為外空於是頌曰
不見其色像　能忍无罣导　衆人因徃還
屈申乃動作　衆水所通流　日月風旋行
山崩若火起　是謂為外空
其修行者諦觀如是而身內空常非
吾所況復外空而云我于執心專精
內外諸空等無有異所以者何無苦
樂也不可捉持无有想念已無心意
無有苦樂不當計我於是頌曰
是身中諸空　計體了無我　何況於外空
當復計有所　察於內外空　悉等无差異
以不與苦樂　離於諸想念

當復計有所　察於內外空　悉等元巢異
以不與苦樂　離於諸想念
今當觀察心神之種心有我我依心
神耶何謂心神心神在內不在外心
依內種得見外種而起因緣神有六
界眼耳鼻口身心之識也彼修行者
當作是智自因色明猶空隨心以是
之故便有眼識於是頌曰
因內諸種火　及外衆四分　如兩木相鑽
火出識如斯　耳鼻身口意　分別成六事
色為罪福主　是名曰諸識
其眼識者不在目裏不在外色色不
與眼而合同也亦不離眼從外因色
內而應之緣是名識於是頌曰
譬如取火燧　破之為百分　百觀不見火
觀火不離木　其諸識之種　計之亦若斯
因六情有識　察之不可分
譬如有王上在高樓與群臣百寮俱
會未為王時在於山居為仙人子群
臣迎之立為國王未曾聽樂聞鼓瑩
筷琴瑟之聲其音甚以柔和雅妙得
未曾有顧謂群臣是何等聲其音殊
和於是頌曰
如仙人王在閑居　来在人間聞琴聲
其王尒時問群臣　是何音聲殊乃尒

如仙人王在閑居　来在人間聞琴聲
其王尒時問群臣　是何音聲殊乃尒
群臣白王大王未曽聞此音耶於是
頌曰
群臣報王曰　王未曽聞耶　如王見試者
臣不宜悪言
王告群臣言吾身本學久居雪山為
仙人子其處閑居與此差別以故不
聞於是頌曰
王以本来為臣説　止在閑居法為樂
遊于獨處故不知　不能分別此音聲
尒時傍臣前啓王言大王欲知是名
曰琴於是頌曰
王未曽聞此　不解音所出　臣言人中尊
是者名曰琴
王告傍臣便取琴来吾觀之何類即
受勑命則持琴来王告之曰吾不用
是取其聲来傍臣報曰是名曰琴當
與方便動作功夫乃有聲耳何縁舉
聲以示王乎於是頌曰
其王有所問　群臣尋荅曰　其聲不可獲
无有自然音
王問群臣與何功夫而令有聲群臣
白王此名曰琴工師作成既用絛材
加以筋纏以作成音復試厥音令不
大小使其群臣於是頌曰

白王此名曰琴工師作成既用燥材
加以筋纏以作成竟復試厥音令不
大小使其平正於是頌曰
治用燥材作斯琴　覆以薄板使内空
復著好絃調其音　然後尒乃聲悲和
臣啓王曰鼓琴當工撓節相和不急
不緩又遲又疾知音時節解聲麁細
高下得所又既曉賦詠歎詠之聲歌
不失節習於鼓音八音九十八之品
品有異調其絃之變三十有九於是
頌曰
其音而悲和　宣暢聲逸殊　四部聲柔軟
能歌皆通利　曉了詩賦詠　若如天伎樂
得如是人者　鼓琴乃清和
群臣白王如斯師者調琴絃聲尒乃
悲快如向者王之所聞聲已滅盡矣
不可復得設人四方追逐其音求之
所在而不可獲王調群臣所謂琴者
无益於世無有要矣是謂為琴令無
數人放逸不順為是見欺迷惑於人
取是琴去破令百分棄捐于野於是
頌曰
若干功夫成其音　是為虚妄迷惑俗
假使无鼓聲不出　煩勞甚多用是為
其修行者作是思惟譬如彼琴興著

若干功夫成其音　是為虛妄迷惑俗
假使无鼓聲不出　煩勞甚多用是為
其修行者作是思惟譬如彼琴典若
干功尒乃成聲眼亦如是无風寒熱
其精明徹心不他念目因外明所覩
色者無有遠近色無細微亦不覆蓋
識非一種因是之緣便有眼識於是
頌曰
如琴若干而得成　聲從耳聞心樂之
无有衆病目精明　設無他念名眼識
所從因緣起眼識者其緣所合无常
苦空非我之物因從眼識而致此患
設有人言有樂命是我所者是不可
得此為虛言安可自云眼識我所以
是知之身無眼識也眼无識常識心
諸所想亦復如是審諦觀者知其根
本一切諸法皆非我所譬如御車摘
取芭蕉之樹一葉謂之為堅在手即
徹次第摘取至其根株无一堅固亦
不有要安能令剛也修行如是從初發
意時觀其毛髮為是我所為在他所
審觀如是察其頭髮一切地種水火風
空并及精神視察无身如吾曾聞曰
入夜冥有人獨行而无有月光遂至
中半遥察見樹謂之為賊如欲拔刀
張弓執戟危我不疑心懐恐怖不敢

入夜冥有人獨行所无有月光遂至
中半遥察見樹謂之為賊如欲拔刀
張弓執戟危我不疑心懐恐怖不敢
復前舉足移動志甚愁慼惱不可言
天轉向曉星宿遂没日光欲出尒乃
知覺非賊是樹其修行者當作是觀
我自往昔愚癡所蓋謂有吾身及頭
手足胷脊肾腹諸所合聚行步進止
坐起言語所可作為稍稍自致學問
曉道智慧聡明愚癡之冥遂為淺薄
尒乃解了无有吾我骨瑮相連皮革
裹纒因心意風行步進止卧起語言
有所作為於是頌曰

有人冥行路　望見樹謂賊　愚人亦如是
見身計有我　明无吾我人　積衆事成體
骨瑮諸孔流　因心神動風

吾曾聞之昔有一國諸年少輩遊在
江邊而相娯樂以沙起城或作屋謂
是我所各各自護分別所為令不差
錯作之已竟中一子即以足觸壞他
沙城主大瞋恚牽其頭髮以拳打之
舉聲大叫某壞我城仁等願来助我
治罪衆人應聲恚往佐助而搗治之
足蹈其身汝何以故壞他人所作其
輩復言汝破他城當還復之共相謂
曰寧見此人壞他城不其有効者治

足蹈其身汝何以故壞他人所作其
輩復言汝破他城當還復之共相謂
曰寧見此人壞他城不其有劾者治
罪如是各自在城而戲忻笑勿復相
犯於是頌曰

小兒作沙城　觸之皆破壞　戲笑而作之
謂為是我所　各各自懷心　是吾城屋界
而已娛樂中　如王處國宮

尒時小兒娛樂沙城謂是我所將護
愛之不令人觸日遂向冥各欲還歸
其心不樂不顧沙城各以手足蹹壞
之去而歸其家於是頌曰

小兒積沙以為城　在中娛樂盡黃昏
日適向冥不戀慕　即捨其城歸還家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吾未解道計有
吾我恩愛之著普護身色老病將至
无常對到忽盡滅矣今適捨色心无
所樂以智慧法分別散壞四大五陰
今已解了色痛想行識諸入之衰皆
非我所如今五陰非身所有過去當
来現在亦然其觀生死以如是者便
能具足得至脫門欲求空者順行若
斯於是頌曰

其有習欲者　不捨恩愛著　普自將護身
如人奉敬親　若離於情欲　如月蝕光明
如身如沙城　不復計吾我

其修行者見三界空悉不復願樂有所

其有習欲者 不捨恩愛語 當自料諸身
如人奉敬親 若離於情欲 如月食光明
如身如沙城 不復計吾我
其修行者見三界空不復願樂有所
向生何謂无願而向脫門所有境界
婬怒癡共假使起者制而不隨是謂
无願而向脫門无想如是已了是者
謂三脫門其修行者所以專精欲
解空於是頌曰
三界不見我 所觀皆為空 安能復求生
一切不退還 設心常思念 无想无願空
如在戰鬪中 降伏除怨賊 觀五陰本無
依倚在人身 過去及當来 現在亦如是
積聚勤苦身 一切悉敗壞 明者觀五陰
如水之有沫 若得無想願 觀三界皆空
致三脫安隱 悉度衆苦惱 見吉祥不遠
如掌中觀文 是謂為沙門 无有終始患
省察覺佛諸經法 為求解脫永安隱
義深廣演說摠衆 令行者解多講空

修行道地經卷第四